

東方魂 著

溫柔小子



長春出版社

温柔小子

下

东方魂 著

长春出版社

第 19 章 逆子戏父

满眼里纤纤白，迷不了坏杀才，不该雪里出，任是红透千江水，只向后世哀，丽光运儿坏。

雪深厚迷离，冷气飞旋，直向屋里扑。

郑大刚的恶手掐住了胡逸的白嫩的脖子，嘿嘿笑道：“现在，我是主宰，聪明些就听我的。”

“你要怎么样？”她惊恐地问。

郑大刚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把你扔到雪地里去，我想不出有什么不好。”

胡逸心中恐惧之极，脸上冷若冰霜。

这时，李华阳说：“先别杀她，碧月遥功还没修到最高境界呢。杀了人，就炼不成了，现在需要纯情。”

郑大刚半信半疑。两个人设想自己又回到了少年时代，看到了纯情的少女偶像，心中泛起一种冲动。这是经过泉水冲洗过的冲动，清澈透明，洋溢着圣洁感。两人不由欣喜若狂，终于入了正道。

在美妙的心境里，两人开始向碧月逍遥功高深的境界

进军。

霎时，一股清流卷起了他们，仿佛要把他们抛向高空。两人乐坏了，这正是他们渴望的。

不知不觉过了一个时辰，两人仿佛看见极顶的灯火，那明亮的光已照到他们的脸上，进入他们的心坎里。

李华阳哈哈一阵大笑：“妙啊妙！总算登上逍遥台，看尽那五湖风光。”

郑大刚说：“我也有这样的感觉，这都是你老兄的功劳，片刻之得着实不少。”

李华阳得意地笑道：“以这样的进境，用不了几天我们就能到达光辉的顶点。到那时，跨苍海，游太空就不成问题了，小小杨相更不堪一击了。”

郑大刚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老兄言之有理，不过我们还不能小看那小子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”

李华阳笑道：“也好，你可以知道你想知道的一切，从她们身上。”

郑大刚轻笑了两声，走到凌村女身边，淡淡地说：“你是杨相的情人，这不会错吧？”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别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只想知道杨相修习的心法，这些他是不会瞒着你的。”

“你以为我会告诉你？”

“会的，因为你是个聪明人，也是一个女人。女人一般是不想轻易死的，我想你也不希望到那个地方去。”

凌村女感到了揪心的痛苦，身子颤栗起来，告诉敌人

自己知道什么，这不是可耻的出卖吗？出卖朋友，出卖情人，这是不可原谅的呀！

忽然，她想起了杨相离去的告诫：若是我能给你们带来安宁，你就出卖我吧。这是我求你的，只要我们再相会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她打了一个寒战，自己真的可以这样做么？可放弃这种权力，唯死掉，这也对不起他呀？若待他回人不在，岂不更伤心？自己答应过他一定活下去的呀！

她的心儿乱了，脑中乱哄哄的。人若处在夹缝里，生死两不安呀！她的眼睛忽儿发潮，眼角有了泪痕。

郑大刚毫无怜悯地说：“你若想不通，确是该一哭。”

凌村女的心仿佛被刀子捅了一般，鲜血飞洒，恨不得一头撞死。血只能在心里流。她痛苦地闭上眼睛。

文子情不忍看她受这般熬煎，忽道：“郑大刚，你不要逼她，我可以告诉你杨相修习的心法。”

郑大刚瞥了他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倒会怜香惜玉，不过我以为你是个怪胎，否则你不会只向丑女人大献殷勤。”

文子情心中十分难过，强忍着没有把痛苦流露出来，淡淡地说：“我们天生长着两双不同的眼睛，我能指望你说什么好话呢？”

郑大刚哼道：“小子，你愿做花下鬼，我也不拦你。不过你要小心，别想玩诈。”

文子情说：“你别把所有人都看‘黑’了，讲信义的还有。我们与你们的最大不同，就是我们知道信什么，而你们什么也不信。”

“少废话，快说！”他不耐烦了。

文子情平静地说：“杨相修习的功夫很杂，佛、道、儒三家的功法几乎全晓得。最擅长的是无心剑法，你们也见识过了，知道它的厉害。”

“无心剑如何修习？”

“这要等我恢复自由了你们才能知道。”

“这是你的条件？”

“不，这只是手段。无心剑无招无式，收发由心，以气催剑，不通过演练是弄不明白的。”

“那行气法门呢？”

“你只想知道行气法门吗？”

郑大刚一挥手，解了他的穴道。

文子情站起来，活动了一下手脚，依法施起无心剑来。霎时剑气成练，寒光千条，杀气森森……

郑大刚看了一会儿，不由惊叹，无心剑果有独到之处，他猛然间似乎领悟了什么。

文子情把行气法门又告诉了他们，两个老小子凑到一起研究起来了。他们的眼里闪着精光，十分得意，仿佛雪山探到了异宝，再也顾不上严寒。

李华阳笑道：“这小子的无心剑原来就是这点门道，弄不清还挺唬人的呢。”

郑大刚更乐：“我以为这小子是条龙呢，却原来是条虫，就这点障眼法也想横行天下吗！”

他们似乎忘记了这点障眼法还是别人告诉他们的呢。无可否认的是，两人受了莫大的启发，心中生出一股力量

要把他们助长，他们仿佛看见一个全新的自己向他们走来。

郑大刚满怀信心地说：“下次再遇上他，那结果就不一样了。”

李华阳淡然一笑，摇头道：“别太得意了，那小子也在变化，我看唯有在逍遥功上胜他。”

郑大刚沉默了片刻，说：“我们得快点找到他，夜长梦多呀。”

郑大刚冷扫了文子情一眼：“杨相去了哪里？”

“他去了印度。”

“到那里去干什么？”

“寻找还原心法。”

郑大刚一怔，随之笑了起来：“这小子心还满花溜呢，什么样的鬼点子都想得出来。可惜的是他得不到什么，那里并没有象样的还原法。”

李华阳看了一眼凌村女，忽地有些明白了，低沉地说：“这小子为了女人也算费尽了心机，不知他的运气如何？”

“到那里是不会有运气的。”郑大刚自信地说。

他手中剑一抖，使出无心剑法，霎时从剑尖飘出亮晶晶的几朵剑花，寒气逼人，射向四方。

文子情等人大吃一惊，无心剑由他使出，可比他们高明多了。

李华阳赞道：“好剑法，杨相那小子亦不过如此，也许是出气的时候了。”

郑大刚笑道：“那我们就去寻他，印度并不远。”

李华阳点了点头，两人押着他们上了路。

雪还在下，零零星星的，阴沉布满天空，地上的雪惨淡淡的。

凌村女等人武功被制，心情比雪天的阴暗还要可怕。他们行动迟缓，何时到印度呢？

郑大刚与李华阳却不急，他们还要在路上提高自己的轻功呢，这也许是好时机。

一伙人在雪里走了两三个时辰，来到一座小石山前面。石山南北走向，犹如趴着不动的一只兔子。

山上飞扬跋扈的石头都被雪掩埋了，仅显出雪白的凸凹。山坡上的老树亦成了白头翁，活象拄着拐棍的乞丐。

上山的路挺窄，两边是深沟。山路上的雪很厚，没有脚印，看来近日无人走过这里。

他们一行在山脚下停了片刻，深吸了一会雪天清凉的空气，向山头爬去。

他们都没施展功夫，又回到自然人中去，也许唯有这样才能感到雪天的美丽、自然的神秘和作为自然人的欢乐。世间的情趣亦有美的。

他们爬上山顶，正欲极目远望，忽见西面的山脚下有一片房子，众人顿时一阵欣喜。在茫茫雪原上遇上人家，总是不错的。

山下的房子有二十多间，全是新的。房子不高大，却挺精致，东西一字排开，挺长的。

房子前面是一片开阔地，用竹篱笆围起来就形成了个偌大的院落。大地覆盖了一切，院内的雪被平整过就成了光滑的滑雪场，雪场上反射出来的光是实在的，没有臃肿

的痕迹。

他们冲下山去，直奔寂寞的院落。

这时，北面的房门开了，走出一个潇洒的青年人。他手里牵着一只猎狗，走向滑雪场。

他在滑雪场上稍微一站，旋身一摆，飘动起来，滑雪的技术还不错。他在滑雪场上飞快地滑了一圈，滑向中心。

这时，从北面的屋子里又跑出四个小孩来，笑嘻嘻奔向滑雪的青年人。

小孩们跑到滑雪场中央整齐地站好，似乎要进行某种训练。

郑大刚率先冲到滑雪场前，看清滑雪的年轻人竟是于灵君，他乐哈哈地笑了。

于灵君转脸瞥见了，他，一怔，也笑了：“稀客。郑大哥，你到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“混帐东西，我是你爹！什么时候成了你大哥？”

于灵君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爹与大哥也没多少差别。我看你老早就想往这上边挪，多少年前的那点功劳你就别提了，那些已飞过去了。”

郑大刚冷哼一声：“你小子也太性急了，可惜你晚出了几十年。”

“那也是你的过错，好在我知道怎么把损失补过来。这不，我收了四个干儿子。”

郑大刚眼都气邪了，却没有动手，千说万说于灵君毕竟是他的儿子，杀一个就少一个。他的儿子并不多，这浑小子想往上爬，浑身上下没点儿正气，就任他去吧。敢叫

他爹大哥的人毕竟不多，这也是一奇。反过去看，也该乐。

他嘿嘿怪笑了两声：“小子，你要记住了，别让他们将来也叫你大哥。”

于灵君得意地笑起来：“我已把爹与大哥的位置给他们颠倒了过来，叫也没关系。不过你多少还有点人味儿，大雪天给我送来美人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郑大刚大笑起来。

李华阳说：“他若有兴趣，不妨把两个丑的给他，这也算是见面礼吗。”

于灵君扫了一眼凌村女等人，笑：“他们都是我的朋友。”

郑大刚冷然道：“你妈也在这里吗？”

“当然，不过她已不想见你了。你还是灰溜溜地夹着尾巴逃跑吧！”

郑大刚勃然变色：“混帐东西，快带我见她去！”

于灵君嘻嘻一笑：“老兄，别发火吗。”

“他妈的，儿子变成了兄弟，我能不火吗？”

于灵君飘身后退，刚欲转过身去，于菲菲与西门雪轻飘然而出，眨眼到了他们身旁。

于菲菲看见郑大刚，心中顿时不快，冷言厉色地问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还好意思来？”

郑大刚笑道：“你知道我是最善于忘记过去的。许久不见了，难道你不想念我吗？”

于菲菲忽儿说：“我总算做对了一件事，经常想起狗儿，它是看家守户的能手。你能做什么呢？”

郑大刚不恼反乐：“我至少能让你生出一个叫我大哥的儿子，狗就做不到。”

“这不是你的骄傲，男人让女人生个儿子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“可儿子叫他爹大哥这就奇了。别人就做不到，唯有我的儿子才行。”

于菲菲不愿争下去，冷道：“你还是知趣些吧，这里没有人会欢迎你。”

“我们到你这里只是想吃点东西，要求并不高，你干吗这么小气呢？”

“女人一生中很少有天天嫁人的，往往只守着一人，你们并不认为这是小气呢？”

郑大刚有些不耐烦了，挥手道：“少废话吧，快请我们进屋去吧！”

于菲菲哼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

郑大刚嘿嘿一笑，随后跟上。他知道她又妥协了，这不是新鲜事。

他们一同走进屋里，顿时感到一种温馨，屋子里的淡淡的香味让人着迷。

屋里十分整洁，南北放置的桌子的周围是一圈竹椅——青色的，很干净。

郑大刚坐到竹椅上，哈哈一笑：“夫人，请把吃的东西拿出来吧。”

“这时只有中午剩下的了。”

“那也拿来，我是个不拘小节的人呢。”

于菲菲无奈，只好把残羹剩汤端了出来，那也不错，鸡肉鱼蛋不少，还有一只羊头。

郑大刚举筷就吃，西门雪轻端出来酒。她给郑大刚、李华阳斟完酒，退到一旁。

郑大刚细看了一下酒，有些迟疑。

李华阳道：“这酒恐怕不比老婆好耍，我看还是客气点吧，弄不好会闹出笑话。”

郑大刚摇头说：“不会的，老婆儿子不是别人，我若翻了船，他们也会完蛋的。”

于灵君这时笑道：“喝吧，这里有什么好怕。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那时我们的年纪就换过来了。”

郑大刚眯起眼看了他一会：“小子，你在酒里做了手脚？”

于灵君摇头晃脑地说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有个坏老子也比没有强吗，我还没疯呢。”

郑大刚冷盯了儿子一眼，陡然而起，幽影一闪，向儿子抓去，动作迅速极了。哪料于灵君滑得出奇，犹如鹅毛似地一弹，斜飘一旁。

郑大刚突然出手竟然没有抓住儿子，心跳不已。这小子竟然成了气候，让人难以想象。

于灵君见他发怔，得意地笑道：“你抓不着我的，我象防狐狸一样防着你，稍有风吹草动，我早已跑了。我的小心足够摆脱所有的敌人。晚上睡觉时我的一条腿都是放在地上的，一只眼睛永远和腿在一起。”

“好！”李华阳赞道，“不是乃父，胜似乃父，将来定可

与天下任何高手一争短长。”

于灵君笑道：“老家伙，你还没喝酒怎么就晕了？一切已经开始了。”

李华阳有些啼笑皆非，冷道：“小子，你弄清楚了。你没有太多的爹，我不会心慈手软的。”

“老小子，你要吃我们的东西，让我骂两句有什么关系，细算起来还是你够本。”

李华阳皱起眉头，暗思毒计，如此混帐的小子留着他做什么？

郑大刚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，笑道：“老兄，他是一头蠢驴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来，喝！”

他端起了酒杯。李华阳摇头说：“我看总得有个搬死尸的，你自己喝吧。”

于灵君笑道：“老家伙，你怕什么，死活反正没有女人想，早死早安宁。”

李华阳冷哼一声：“小子，有女人想，命就结实吗？你说明不了这个问题。”

于灵君见他轻移过来，连忙摆手道：“你别重复刚才的傻事，我有十八个理由可以让你相信在我的屋子里你捡不到便宜。我对这里太熟了，有好事还轮到你拾吗？”

李华阳嘿嘿地笑起来：“小子，我要收拾你绝不需要什么理由，这是我们的不同。用你的小脑袋想不通我的问题，一个人要倒霉那是什么俏皮也阻挡不了的，闲话更无用。”

于灵君嘴没闲着，脚也不停地动，寻找有利的位置永远是武家立于不败的信条。他相信在自己的屋子里有利的

位置是不会属于敌人的。

李华阳自然不是笨蛋，很快他就发现于灵君有些古怪。他对敌手总能占有有利的位置感到莫名其妙，他觉得于灵君占有的那个地方总是十分利于他轻巧地逃掉，仿佛站在悬崖上很容易坠入深渊一样不易抓住。这可有点儿邪门了。李华阳也是经多见广的高明人士，这回有点儿摸不着头脚了，他当然不愿相信于灵君有不可测的神通。

于灵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笑嘻嘻的，嘴里飘出来的都是损人的话：“老家伙，我们这么个样儿对阵，你能抓到一根毛儿都是好道士，恐怕以你的本领仅能供你吃一个臭屁。”

“假如你是臭屁的话，我想那没错。”李华阳黑着脸说，同时身子也飘动起来，但不是冲向于灵君，而是划了个弧儿抢向门口。在他眼里似乎唯有门口才是辉煌的位置。

于灵君并没因他移向一个好象与己无关的位置而冷漠。他惊了一跳，怀疑李华阳窥破了草屋的秘密。

这几间看似普通的草屋是大有讲究的，完全是依照阴阳五行的生杀机制设计的，充分利用了别致的采光手段，以期在屋子里造成有趣的阴暗对峙。这样，人在屋子里的不同地方就会有在不同的时空里的感觉。你的轻功虽高，想抓住别人也深感无能为力。

这似乎是笑话，而这是真的。房门口是通向各处的中枢部位，占据了房门口，就可轻而易举地冲向屋子里的任何地方了。似乎所有的怪异和感觉都来自门口。

李华阳冲到了房门口拧身向北。于灵君连忙跳到一边

去，刚才的神气不见了。

“老家伙，你站在门口干什么，好酒好肉都在桌上呢，我们也够朋友了！”

李华阳嘿嘿地笑了起来：“小子，我喜欢掐人的脖子，你小子如此可恶我更不能放弃掐住你的脖子的机会，这房门口不是你的‘脖子’吗？”

于灵君顿时凉了半截，这个老王八还不可小瞧呢。他强打精神笑道：“老傻瓜，你别自作聪明了。按年龄论，该是我骑在你的脖子上。你想占小爷的便宜，打着灯笼也找不着门儿。”

郑大刚这时也看出了门径，他怕儿子吃亏，轻笑道：“老兄，这小子不是东西，连老少都分不清。你跟他较什么劲？来，我们喝两盅。”

李华阳沉着脸说：“这样的‘兄弟’你还是别要为好。我担心有一天他会把你们的关系翻一个个儿。”

郑大刚哈哈大笑起来，老兄，你太过虑了，那他妈也不会答应的。”

李华阳没有吱声，冷盯着于灵君不动，他有些犹豫，怕杀了于灵君郑大刚找他的麻烦。

西门雪轻这时笑道：“前辈，门口儿有风，你还是换个地方吧。”

李华阳心念一转，出手如电，猛地向她抓去。西门雪轻闪身急射，晚了一点儿，被点中“命门穴”，行动顿时受阻。她的脸上闪出怒红的光来。

李华阳乐得直笑：“小子，这你该过来吧？”

于灵君笑嘻嘻地说：“老小子，想拿她要挟我，你找错人了。你若喜欢她，送给你得了。若是你弄不走她，那才是老笨蛋呢。”

西门雪轻知道他无情无义，对他的这番表白也没放在心上。不过心里总是凉凉的，她弄不清自己何以对这么个浑蛋充满爱情，看样子自己似乎一辈子都醒不了了。这到底是他的不幸呢，还是自己的悲哀？

这不是容易弄清的问题，她只觉得柔心酸酸，眼前一片迷茫，仿佛什么也看不清，更不知前途如何。

李华阳见于灵君有些幸灾乐祸，不由一怔。但他马上明白了一切，不该以常理推断于灵君的言行。这小子是个地地道道的浑蛋，怎么可以把这一点忘了呢。

他淡然一笑：“小子，我不会让你如意的，在我面前，你不会有有什么好光景的。”

他一挥手，轻描淡写地解了西门雪轻的穴道。

蓦地，西门雪轻纤腰一扭，破剑陡然出手，玉腕儿一旋，使出“紫光铁焰神气”绝学，残剑仿佛吐出三尺火舌向李华阳射去。

破剑剑尖四周红星飞洒，光雾腾腾，气势骇人。李华阳料不到会有突然之变，惊诧之下，只有急展逍遥功旋身飞撤。

“紫光铁焰神气”是西门天传孙女的一份爱意，他深怕于灵君欺负自己的孙女。这是一个秘密，于灵君也不大知道的。

在羞愤之下，她陡然使出这种绝学报复让她丢脸的人，

其势非同小可。

于灵君也深吃了一惊，这些天亏得没与她玩真的，不然小命也难保全。他不由庆幸自己的运气不错。

李华阳的轻功确实高明异常，仿佛神龙在空中一摆，就不见了，去势极快。但仍然没能全身而退，半边衣服被削碎烤糊，十分狼狈。

他冲到院子里发现自己被弄不得不伦不类，顿时老羞成怒，挥掌欲上，制不了一个丫头片子那可奇了。

郑大刚怕闹得不可收拾，连忙挡住他的去路，笑道：“老兄，我们是来吃饭的，何必大动肝火呢。你不是说我们到了紧要关头，要时刻充满爱心吗？收拾了他们，也不过是些小角色，何趣之有呢。我们要斗的可是个大的。”

李华阳还欲说什么，终没言语。他面对的是一群敌人，能把他们怎么样呢？

李华阳出了一口气，沉着脸说：“看来你还是向着你的‘兄弟’。”

“是啊，这样的‘兄弟’只有一个，难得呀！”

郑大刚见他气消了大半，笑道：“还不快给李兄找件衣服换上。”

于菲菲转身去找衣服。

李华阳又回到桌边坐下，望着桌上的酒菜发愣：“你真的以为他们和你还有深重的关系？”

郑大刚摇着手说：“我现在需要吃饭，你也不反对这一点吧？各人的打算谁能管得着呢？”

李华阳皱了一下眉头，盯着杯中酒细审起来。酒的味